



达洛维太太
到灯塔去 海浪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达洛维太太
到灯塔去 海浪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谷启楠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洛维太太 到灯塔去 海浪/(英)吴尔夫(Woolf, V.)著;
谷启楠等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5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2352-5

I. 达… II. ①吴… ②谷…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
- 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009 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金 城 造 纸 厂 供 纸

字数 44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375 插页 1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7.00 元

前 言

《达洛维太太》、《到灯塔去》、《海浪》这三部作品虽说是长篇小说，但与平时我们所熟悉的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迥然不同：它既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人物的连贯行动；我们甚至看不清每个人的面貌和身材，然而，他们那如涓涓流水般的内心活动，却给予我们一种深切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因人而异，或者朦胧得连自己都一时难以说清，但却有一种缠绵的力量，让你久久萦绕于心。

这三部作品的作者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其父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颇有成就的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家中藏书极丰，交往的都是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名流。弗吉尼亚由于健康原因，没有进过学校，却在父亲的亲授下，获得了渊博的知识。高度的文化教养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不但塑造了她，也奠定了她后来文学活动的基调。

一九〇四年父亲去世后，弗吉尼亚开始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写书评，从此步入文坛。她在伦敦的住所和婚后同丈夫共创的霍加斯出版社，聚集了托马斯·艾略特、爱德华·福斯特、亨利·詹姆斯这样一批有才华的文学家，他们以艺术上的严格原则为共同信仰，成为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并以她的住宅为名，称作“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吴尔夫夫人可说是把她的全部情感都投入了文学，以致心力交瘁，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她极度沮丧，丧母又令她过度哀伤，精神几近崩溃。一九四一年，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她的伦敦住所被炸，整日惶惶，终于在家乡萨塞克斯的乌斯河溺水自尽。

弗吉尼亚·吴尔夫在其文学生涯中，始终以创新为己任，无论是作为文学批评家还是小说家，她的作品都独具特色。她写的评论，以感受及印象替代分析和判断，立意新颖，富于启发性，风格婉约，为人所称道。而在她的主要领域——小说创作中，更有鲜明的个性。她用自己敏感而又深沉的情怀去体验人生，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感受和活动。

她在发表了最初的两部小说《远航》(1915)和《夜与日》(1919)之后，即抛弃了具有特定“主题”的理性叙述式的传统模式，开始了新的试验。她认为，班纳特和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是“老生常谈”，还硬要把故事和某些哲理相联；然而，人的生活是与按部就班的情节和说教训谕不相干的。她说：“在瞬间检验一下普通一天的普通头脑吧。这样的头脑接受着无数的印象——鸡毛蒜皮、奇思异想、烟消云散或精雕细刻的东西。这些印象来自多方面，是无数微粒的倾盆大雨……形成了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喜爱，也没有既定格式的结局……生活不是一副安放对称的眼镜；生活是一圈自始至终笼罩着我们的意识的光晕，是一个半透明的信封。”依她之见，作家的任务便是“当那些微粒落到头脑之时，按其先后顺序记载下来，并依此顺序把人不自知的和无拘束的精神传达出来”。这样，小说就成了系列感官上的印象、感受、沉思和反省。她的这些文学主张，从哲学上说，受到洛克的经验论的影响。洛克认为，人的知识有两个来源，即分别通过感觉和反省来获得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经验；再由这些或然性的东西经过推理，得出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更为一般的结论。

她在评论中竭力推崇 D.H. 劳伦斯、福斯特、詹姆斯·乔伊

斯、普罗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她认为，最后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是“纯粹全然出自灵魂的产物的构思”、“与什么都无关”的文学的范例。而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她也身体力行，把她的文学观付诸实践。

一九二一年，吴尔夫夫人出版了八部中篇小说，收进《星期一或星期二》，一九四四年再版时改题为《鬼屋》。这八部中篇代表了八个“生存片刻”，全书即成为把八个产生这些事件的头脑的瞬间情绪束在一起的印象和概念。

一九二五年，她在《达洛维太太》一书中首次示范性地完成了把一系列“片刻”融为一部小说的尝试。书中写的是六月间伦敦的一天，大本钟的声声敲击把时间分割成段段碎片，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一位上流社会妇女本人的性格和往昔的生活、她的家庭和她的朋友，在她的意识中——闪现。彼得·沃尔什从印度归来，他是她爱恋过又予以拒绝的故友，因为她惧怕一旦情有独钟，便会丧失自己的独立个性。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塞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既未出席达洛维太太当天的晚会，也从未与她谋面，只是因一些他俩的生活中的外部事件（例如一架掠过头顶的飞机或一辆驶过身边的公共汽车）和有过同样的想法而相关联，史密斯龟缩进自己的小天地，发了疯，并最终自杀。

一九二七年发表的《到灯塔去》没写多少情节，有的只是种种气氛、情感和诗意，但人物的瞬间行为、感觉印象和万千思绪，却得到了充分的描绘。拉姆齐教授具有理性思维，是位出众的学者，他身上充满阳刚之气，有时甚至显得冷漠，是作者以其父为原型创作的，在她的心目中，是位典型的男性。而拉姆齐夫人则恰恰相反，是个热情奔放、富于创造性、凭直觉办事的女性，是这个家庭实际的中心。第一部《窗》是战前九月的一天，拉姆齐

夫妇在其苏格兰西北海滨的乡间住宅里举办家庭晚会，他们本已安排好要在翌日上午乘船到灯塔去，由于天气变坏而未能成行，使他们的小儿子詹姆斯大失所望。第二部《时过境迁》是战争中一夜，星移斗转，季节变迁，拉姆齐夫人已经亡故，家宅也荒弃了。第三部《灯塔》是战后的一个上午，劫后幸存的人物返回海岛，终于实现了拖延下来的到灯塔去的航程，詹姆斯如愿以偿，他年届十六，能够与父亲默默地交流，并谅解了父亲与母亲不同的个性。女画家莉莉·布里斯科当年在拉姆齐夫人启发下所作的画，得以添上最后几笔。灯塔作为众人的目标，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象征含义。全书用一天的时间框架容纳了若干年的跨度，更像一首散文诗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时间、死亡和艺术的永恒，表达了作者的己见。

在长篇小说《海浪》(1931)中，作者进一步把人生的全部岁月压缩进一天的时间结构里。她把一天从日出到日落分割成九个时间片断。每个片断的开头，都先写伴随着太阳的位置的海浪的起伏以及季节的更迭等自然景观，很像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起兴”。书中的六个人物彼此分离，他们在各段时间里用内心独白的形式分别娓娓叙述自己的所思所感，断续地勾勒出各人从童年到暮年的一生，其间还插叙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对第七个人物——波西弗的怀念。

这六个人物童年时住在海滨的同一所宅子里，受教于同一位家庭教师。他们早期的经历影响了他们个性的成长，并在一生中保留下美好的忆念。他们有过两次聚会：一次是在一家餐馆中与波西弗一起吃饭，另一次是进入中年后在汉普顿宫中碰头。这些人物的个人生活只有偶然的披露，但他们的独白却若明若暗地揭示了各自的个性。其中三个男性都算是艺术家：伯纳德是个热爱生活的小说家；奈维尔是个追求尽善尽美的人；而

澳大利亚人路易，心理上虽有自卑情绪，却深受传统观念影响，上进心强烈。三个女性也性格各异：苏珊是个贤妻良母——她爱恋伯纳德，却嫁作他人妇；珍妮是个美貌的交际花，一心只爱波西弗，故终身未嫁；羞怯而神秘的罗达，成了路易的情人，最终自杀。在最后一段独白中，垂暮的伯纳德回忆了自己和朋友们的一生，感到自己正在流入他人的意识，就像一浪汇进波涛，认为他们六个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想通过时间凝缩、人物归一的紧密结构，创造出一个微观世界来象征艺术家的个性世界、英国的特定世界或全人类共有的世界——一个支离破碎、筚路蓝缕和断井颓垣的世界。而书中人物不时流露出的“最讨厌‘必须’”、“我到底是谁”等种种心绪，则体现了人们在寻求自我时的苦闷。在散文诗般优美的情景交融的描绘背后，不难看出时时散发出来的哀怨情调。如果作者不是特别熟悉和偏爱伦敦及海滨，如果作者不是特别熟悉和偏爱这些多愁善感的人物，她就不可能在笔墨中注入那么多激清，我们读后也就不会激起感情上的波澜了。

《达洛维太太》、《到灯塔去》和《海浪》以及后来出版的《幕间》(1941)并列为吴尔夫夫人的最佳小说；作家本人也同爱尔兰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美国的福克纳一起跻身意识流小说家的前列(尽管这些名家都不愿意别人把他们归为某一流派)。

谈及意识流小说，并非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也没有公认的严格定义。它是“非戏剧性小说”的一种叙事技巧，记述的是连绵不断的视觉、听觉、触觉和下意识的印象，常与“内心独白”混用。内心独白本是戏剧用语，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屡见不鲜；后来由大仲马移植到小说中，不过只限于心理描写的手段。至于意识流，本是心理学术语，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心理学

家威廉·詹姆斯(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之兄)在《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中所首创。后来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展了威廉·詹姆斯有关非理性及无意识的观点,肯定了潜意识存在,将其视为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并用自由联想医治精神病,遂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也对重视深入心理描写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家在运用意识流手法时彼此各异:有的通篇累牍,有的只插入片断;有的为了再现外部世界,有的则侧重内心的思索或情感;有的只用于回忆过去,有的也想象未来。简言之,意识流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浮想联翩地叙事,通常超越时空界限,不受因果关系的制约,这就打破了情节逻辑的传统结构。但意识流小说毕竟是作家形象和逻辑思维的产物,因此并非不着边际,而是通过某一触发物的引发,意识活动从某一事件的中心向四外发散又收回,其中有跳跃,有交叉,也有重叠,从而形成一种枝蔓式的主体结构。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哲学上有“变的哲学”的创始人、“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法国的柏格森提出的过去的意识浮现出来与现在意识交织,形成了一种主观感觉中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时间感;物理学上有“相对论”奠基人爱因斯坦提出的运动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地打破原有界限;科技新成果中有超音速飞机和宇宙飞船与先进的通讯设备,缩短了空间距离,改变了时间观念;美术上有塞尚、高更、梵高和毕加索等画家的印象主义作品,强调在精微的光线变化下,人们在视觉上对观察物的瞬间印象……凡此种种,投射到文学上,就大大推动了意识流小说向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并引起戏剧和影视表现手段的一系列变革。

近年来,我国颇有些注重探索的作家和编导在模仿意识流手法。但是,由于作家对这种技巧的理解和掌握,由于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时空观念的缓慢节奏,也由于我国读者的阅读习

惯和欣赏水平,目前的试验只能处于初始阶段。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对我们的作家和读者有所启迪。

弗吉尼亚·吴尔夫堪称一位热心的文学和社会活动家。她是个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曾用自己的小说《奥兰多》(1928)、《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三个基尼》(1938)以及许多书评和散文为妇女的平等权益大声疾呼。由于她承袭了英国上层社会悠久的安适传统,并有充裕的收入保证了她的优越生活条件,甚至认为只有那些有教养的有闲阶级才能对生活冷眼旁观和客观评价,这就形成了她敏感的精神气质和对个人价值的过分强调,结果却忽视了人的社会性,钻进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中去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自身感受。不过,她置身的天地如果不如此狭小,而是扩大到更广阔的普通人的社会中去,她的热情才华固然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恐怕,吴尔夫也就不成其为吴尔夫,她的作品也就难以独具特色了。

胡 允 桓

1996.2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本文库旨在汇总世界文学创作的精华,全面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为读者提供世界第一流的文学精品。它以最能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长篇小说为骨干,同时全面地反映其他体裁如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童话、寓言等各方面最优秀的成果。选收作品的时限,外国文学部分,自古代英雄史诗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文学部分,自《诗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是包容古今、囊括中外的珍贵的文学图书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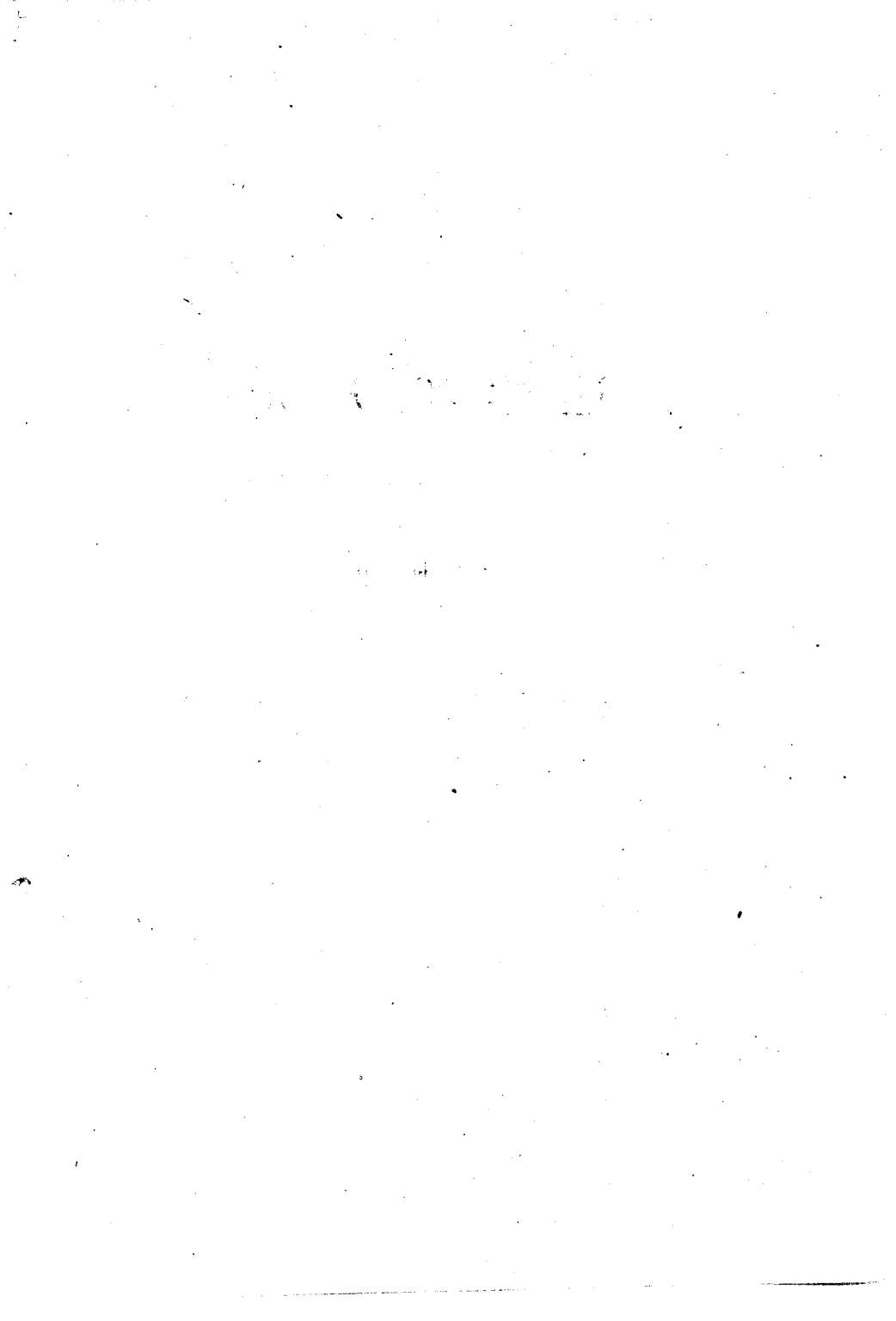
目 次

达洛维太太	1
到灯塔去	189
海浪	377

达洛维太太

(1925)

谷启楠译



达洛维太太说她要自己去买鲜花。

因为露西有很多事情要做。几扇屋门将从折叶上卸下；朗波尔迈耶店里的工人要来。再说，克拉丽莎·达洛维想，今天早晨多么清新啊，好像是专为海滩上的孩子们准备的。

多有意思啊！突然来到户外！因为她过去总有这样的感觉，每当随着折叶吱扭一声——她现在还能听见那门折叶的轻微声响——她猛地推开伯尔顿住宅的落地窗置身于户外的時候。早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现在要沉寂些；像微浪拍岸，像浮波轻吻，清凉刺肤然而（对于当时的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又有几分庄严肃穆。她站在落地窗前，像过去那样预感有可怕的事要发生。她观赏着鲜花，观赏着烟雾缭绕的树丛和上下翻飞的乌鸦；她站着，看着，直到彼得·沃尔什说：“对着蔬菜想什么心事呢？”——是那么说的吧？——“我感兴趣的是人，不是花椰菜。”——是那么说的吧？这一定是他在那天吃早餐的时候说的，在她走到屋外的台地之后——彼得·沃尔什。他过些天就要从印度回来了，是六月还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来信总是那么枯燥无味；倒是他常说的几句话让人忘不掉；她记得他的眼睛、他的折叠小刀、他的微笑、他的坏脾气，还有，在忘掉了成千上万件事情之后，还记得他说过的关于卷心菜的诸如此类的话——多奇怪呀！

她站在人行道的石沿上挺了挺身子，等着达特诺尔公司的小货车开过去。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斯科罗普·派维斯这样评价

她(他了解她的程度就跟威斯敏斯特市的居民了解自己近邻的程度差不多)。她有几分像小鸟,像只椋鸟,蓝绿色、体态轻盈、充满活力,尽管她已年过五十,而且自患病以来面色苍白。她站在狭窄的人行道边,从未看见过他,她在等着过马路,腰背直挺。

由于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呢?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相信,你即使在车流之中,或在夜半醒来,总能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寂静,或者说是肃穆;总能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停顿、一种挂虑(但那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心脏,据说是流行性感胃所致),等待着国会大厦上的大本钟敲响。听!那深沉洪亮的钟声响了。先是前奏,旋律优美;然后报时,铿锵有力。那深沉的音波逐渐消逝在空中。我们是如此愚蠢,穿过维多利亚街时她这样想。因为老天爷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这样热爱和如此看重大本钟,人们制作了它,把它建造在自己周围,擦亮它,又每时每刻重新创造它。然而那些衣着最为平俗的女人,那些坐在门前台阶上(酗酒自毁)的最最痛苦沮丧的人们,对它同样情有独钟;真没办法,她相信就连议会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种心态,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热爱生活。在人们的目光里,在疾走、漂泊和跋涉中,在怒吼声和喧嚣声中,马车、汽车、公共汽车、小货车、身负两块晃动的牌子蹒跚前行的广告夫、铜管乐队、转筒风琴,在欢庆声、铃儿叮当声和天上飞机的奇特呼啸声中都有她之所爱:生活、伦敦、这六月的良辰。

因为现在是六月中旬。战争^①已经结束,但对福克斯克罗夫太太这样的人例外。昨晚她在大使馆沉默寡言,心情悲痛,因为她的好儿子战死了,这样一来那所古老的庄园宅邸就定得归一位堂兄弟了。又如贝克斯伯拉夫人,听说她在主持慈善义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卖开幕式的时候手里拿着电报，她最心爱的儿子约翰战死了。然而战争毕竟结束了，感谢老天爷，终于结束了。现在是六月，国王和王后都在白金汉宫。虽然时间还早，但到处都能听到有节奏的声响、马蹄疾驰的得得声、球板击球的咄咄声。洛兹板球场、阿斯科特赛马场、拉内拉赫前旅游地和其它一切，都包裹在晨曦构成的蓝灰色轻柔细网之中，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网将会逐渐展开，将它们显现出来；同时在草坪和球场上将会出现奔腾的马驹（它们前蹄触地，立即跃起）、旋转击球的小伙子和穿薄透布衣裙嬉笑的姑娘们。这群姑娘在彻夜狂舞之后仍不忘带她们那些怪异的长毛狗出来散步。就在这么早的时辰，小心翼翼的贵族遗孀们已经坐着自己的汽车匆匆去完成神秘的使命。店主们拿着人造的和天然的钻石在橱窗里忙个不停，他们把惹人喜爱的海绿色胸针摆在十八世纪的背景上以吸引美国人（但是一个人必须注意节省，不要轻易给伊丽莎白买东西）。而她则以一种不合常理的、执著的热情像以往那样爱着这一切；她本人就是这一切的组成部分，因为她的前辈曾在几代乔治国王宫中担任过朝臣；就在今天晚上她自己也要点燃灯火，主持晚会。可是多么奇怪呀，一进圣詹姆斯公园，那么寂静，那薄雾，那嗡嗡声，那缓慢浮游的快乐鸭群，那长着喉囊的水鸟摇摆而行。是谁正向这边走来，背向政府办公楼，恰如其分地提着绘有皇家盾形纹徽的公文箱？那不是休·惠特布雷德吗，她的老朋友休——令人爱慕的休！

“你早啊，克拉丽莎！”休很随便地打着招呼，因为他们两人从小就相识。“你这是到哪儿去啊？”

“我喜欢在伦敦散步，”达洛维太太说，“真的，比在乡下散步舒服。”

他们刚进城——可惜——是来求医的。别的人进城来看电